北牖炙輠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牖炙輠

施彥執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奇晉齋叢書
讀畫齋叢書皆收有此書且皆二卷學海奇晉兩
本題作北牕炙輠錄讀畫本無錄字學海本多譌
敓如卷上一董應求一條誤入上文先覽論文條
董字又誤作量奇晉據朱竹垞傳鈔本刊刻讀畫
以吳岫藏本爲主校以奇晉本如下卷關子開令
蔣處士開圖書及與弟子東拜米元章二事奇晉
本全闕又於各句下注有米本卽奇晉本異文
本排印並附奇晉本陸烜跋於後又有奇晉本異
文故據讀畫本譌誤而未經讀畫齋校注者間加按語增注於當句之下

北牕炙輠卷上

宋 施 彥執 編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藹然見
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爲私實天下事爾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三
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況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爲伯淳和氣所感
淳曰業已如此柰何伯淳曰尚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許明日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驥
朱本祺者實橫渠弟也自處士徵爲諫官遂於上前面折介甫之短介甫不勝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
謂諸公曰新法之弊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范堯夫龍相與伊川相見責堯夫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爲不言堯夫謝臯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
爲又不言堯夫又謝臯如此連責數事堯夫皆謝臯及他日伊川偶見堯夫劄子一篋凡伊川責堯夫
所力朱本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臯耳此前輩之度量不可及也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去朱本起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
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開消融幾異同魏公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

身不言易.

孫威敏不肯讀溫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讀.何不擲去.威敏曰.擲則不敢擲.讀亦不敢讀.立朝之節若此.

呂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託秀水通判張君濟置田一事.君濟置田時.吉甫有書鄭不知其名.謂之鄭三舅.往來君濟間.介甫乃發其事.卽拘君濟鄭皆下獄.鄭遂死獄中.已而奉敕張君濟決配某州.臨刑日.士大夫莫不哀傷之.決訖.有內臣出白紙一大幅.輒印其脊血而去.人大驚.問之.答曰.欲呈相公也.嗚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邪.

姚進道在學中.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齋僕.何邪.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云.學中夜間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進道名述堯.華亭人.

進道嘗渡楊子江.遭大風浪.舟人皆號呼.進道乃徐顧一親□.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來.德立因強忍爲取之曰.姚某平生不爲不義事.江神倘有知乎.使吾言不虛.風浪卽止.不爾者.請就溺死.俄而風霽.

禹錫高卿.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乃出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賫者至.視之曰.此僞草也.四翁曰.何如賫者曰.此蒸壞草.色澤皆盡矣.今色□外實僞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賫者曰.毋憂.

某當爲翁遍詣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諾。明日黼者至。（黼者通事之人）翁盡取四百萬錢草對其人一熟而盡。曰。寧我慢。豈可慢他人邪。時陶氏資尚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子韶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爲外物豈可必。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必不死於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人所未到也。）予亦以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雖一詩一文。亦天地之秀氣。今人懶於文字者。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天地之秀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龜山爲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龜山。執禮甚恭。龜山辭讓久之。察其意果出於至誠。即問之曰。提學治詩否。曰。然。龜山曰。提學治詩。雖聲滿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教之。龜山曰。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誦三百篇詩。倘授以政事。果能達。使於四方。果能專對乎。倘能了此事。則可。不然。是元不曾治詩也。季常不能對。

子韶既魁天下。己身爲禁從。始歸教學。聖錫既魁天下。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韶學。此爲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聖錫。乃以書充奩具。此亦異事也。

趙清獻初入京赴試。每經場務。同行者皆欲隱稅。過清獻獨不可。以爲爲士人已欺官。況他日在什路乎。竟稅之。

趙元鎭丞相未第時。嘗役牒索通二百緡。其縣尹曰。秀才不親至。乃令僕來邪。因判其牒曰。某人同趙秀

才出頭理對元鎭視其牒曰必欲趙秀才出頭乎奉贈二百千遂罷其牒

天經曰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爲荆舒故東坡詩曰未暇闢楊墨且復懲荆舒此皆門人不學之過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之曰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之儀安用習爲當時恨其崛強及對日人皆屬目視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藹然如素宦於朝者衆乃服之

陳伯脩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裹孝幞頭嗟乎伯脩不思也昔左太沖三都賦就人未之重也乃往見元晏元晏爲作序增價百倍古之人所以爲人序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於天下故假吾筆墨爲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下如太山北斗伯修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識輕重也沈元用晦

人或以前輩詩文字求其題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筆此最識體

正夫曰明皇本無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顏眞卿如何名德及祿山反眞卿獨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人又異時欲相張嘉貞乃不記其姓名不知逐日用心在甚處

正夫曰人有話當與通曉者言之與不通曉者言徒爾費力於彼此無益反覆之餘只令人門耳陸宣公之於德宗橫說直說口說筆說不知說了多少話德宗卒不曉其後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於漢高祖踏著脚便會

荊公論揚雄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揚子雲而投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後人誣子雲耳。子雲豈肯作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介甫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揚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仁宗嘗郊。時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風。左右驚擾。潞公急止之曰。毋譁。因誡左右曰。事不得聞幄外。乃扶上就湯藥。遂稱攝行事至禮畢。百官無知者。當時但是樂減一奏。識者或疑之。及出。人始知之。皆大驚。且服潞公之能當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爲官者。私臯不可有。公臯不可無。天下名言。

張道望。吾鄉長者人也。嘗作秀州司戶。遇大旱。兩府所以望山川。禱佛祠。祀土龍。坐蜥蜴。縱獄。徙市。所謂致雨之術無不試。卒不雨。後欲乞水於海鹽縣神山之龍池。衆白太守。以爲張司戶爲人忠厚誠慤。使爲之禱。宜有所感動。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半途。果大雨。村民皆羅拜於雨中。自後州境有水旱。使道望祈之。往往輕應。當時號爲感應司戶。

蔡元長苦大腸祕。固。醫不能通。蓋元長不肯服大黃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閽者齟齬。久之乃得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苑耳。史遂市紫苑二十文。末之以進。須臾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祕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仁（按學海奇晉兩本無仁字。）不知用何湯下耳。

錢塘有人小腸祕百方通之不效有一道人錢宗元視之反下縮小便藥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問宗元曰以其祕故醫者驟通之則小便大至水道愈隘而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縮之使水道稍寬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爲特見

黃師文云男子服建中湯婦人服四物湯往往十七八得但時爲之損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大癰其諸弟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湯否師文曰服建中湯俄而癰潰蓋小腹癰爲虛其熱毒乘虛而入建中湯既補虛而黃芪且潰膿也子才有婢子得面熱病每一面熱至赤且痒絕悶絕問師文師文曰經候來時嘗爲火所逼也問之曰無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經候來適爲孺人黏衣服偪僕曝日中其昏如烈火炙以孺人趣其物不敢已由是面遂熱師文曰是也四物湯加防風獲差師文用藥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婦人臥病垂三年狀如瘵醫者皆癆治不差師文往視之曰此食陰物時遭大驚也問之其婦方自省曰曩者方食水糰忽人報其夫墮水由此一驚遂荏苒矣師文以丸子藥一服與之用雞糞湯下須臾取一痰塊下抉其痰正包一水糰蓋當其時被驚快快在中而不自覺也其後婦人遂安問爲何藥師文曰我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贖青木香丸一帖與之曰何爲用雞糞湯下曰以雞喜食糯也此師文詭譎（朱本）耳未必然也師文父病口創師文治之不愈心訝之乃密訪諸婢果其父嘗晝同一婢子寢明日創作師文即詳其時節明日即用其父所寢時令其父淨濯足以某藥貼脚心差又婦人苦風丹每酒沾脣則風丹重疊而起痒刺骨殆不可活師文令服五積散約數服以杯酒試之如其言飲酒已丹

不作德昭一婢亦苦風丹亦似此聞其說遂服五積散亦差又師文用五積散治產瀉產瀉最難治師文用五積散有奇功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識主人位自漢以來能識主人之位者惟四人西漢之張子房東漢之陳太丘蜀漢之諸葛武侯晉之陶淵明是也子房既識主人位遂坐其位子房既去陳太丘識之遂坐子房之位太丘既去諸葛武侯識之遂坐太丘之位孔明既去陶淵明識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則賓主莫辨而坐席紛然矣

佛印說顏子不貳過以爲無第二念亦快

錢塘有二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沖晦和靖居孤山沖晦居萬松嶺二處士之廬正夾湖相望予嘗館於沖晦之孫協協之居卽沖晦之故廬也有一菴嵓甗於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湖湖之曲正與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隱見於煙波杳靄間遐想當時之事使人慨然也和靖雖廬於孤山後有一室正在凌雲硼（陸刻譌閣）之側和靖多居此室耳然沖晦比和靖則和靖名字尤高而沖晦以數學顯沖晦數學當時士大夫皆宗之然協嘗親與余言曰先祖有戒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錢塘永無兵燹（協朱本俱作刼）

陶隱君孫眞人皆以藥隱亦隱之善未能活國且復活人不亦可乎近林靈素沈洞元眞有活人心平生施藥蓋不可以數計余與洞元別二十年聞其別後醫益工巧視病罕診脈止令作欬嗽聲輒知病之

所在不知此何法也在經有見而知之者上也聞而知之者次也洞元之法非聞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與藥地稍遠者必設酒其貧者則有館居之日與飲食如此則亦難繼矣故人之所以餽洞元者亦厚臨死猶有逋三十緡蓋盡費於此也察洞元之心自孫眞人以來一人而已

張永德守鄭州其軍下有人詣闕告變者太祖械送其人於永德使自治之永德止笞十下智哉永德永德朱本俱作承德

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時常喜至祥符寺琴僧維賢房閒憩至則脫巾襪衣露兩股榻上令一虞候搔及起視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爾又築新堤時坡日視之一日飢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陳倉米飯一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皆類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熱八十非帛不煖則老人之苦寒尙矣至夏則又酷畏熱德昭昆仲冬則爲重裀復幙貯藥熾炭所以致煖之術無不具其昆仲遂不復入寢室皆會臥宿於其母之帳庶幾人氣有以温之也至夏則二人居帳外居帳中者交手揮箑以伺其母之動息至倦則止熱甚則帳外二人更之謂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嗚呼事親若此亦可以無愧於古人矣

友人史幼明任縣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在己則贓在公家則聚斂他罪惡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君子之列今人或有處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偸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眞刼盜也

章子厚謂溫公爲賊光。正可對盜跖謂孔子爲盜丘也。

宇文虛中在金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摧頹空抱朴。脅肩奔走尙腰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姦邪恨最深。遙夜沈沈滿幕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馳心萬里絕農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眥穿胸不汝忘。不堪垂老尙蹉跎。有口無辭可柰何。強食小兒猶解事。學妝嬌女最憐他。故衾愧見沾秋雨。短褐寧忘折海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陷金國時作。所謂人生一死渾閒事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仕金爲國師。遂得其柄。令南北講和。太母得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年八月間。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得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乙丑也。審如是。始不負太學讀書耳。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孫次卿曰。老子此語衍二字。何不言見可欲心不亂。次卿名邦。杭州新城人。家兄門生也。嘗爲戶部文有西漢風。

溫公初官鳳翔府。年尙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版。坐久之。人莫測其意。范純甫嘗從容問其說。公曰。吾忽念天下安危事。不敢不敬。范蜀公言儲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盡白。嗚呼。君子於天下國家事。其精誠至於如此。古所無有也。直使人敬仰敬仰。溫公與蜀公平生友善。溫公自謂吾與景仁實兄弟。但異姓耳。觀二君子此事。良哉朋友。

子容嘗言淮南監司童貫客也坐累罷去實子容叔氏微言代之其監司遂往見貫不得通乃賄事其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爲公通姓名但伺相公出公立於道左我唱拜公卽拜此見相公之道也其人曰諾他日貫出其人遂立於道左使臣果唱曰拜其人遂拜貫問曰何人對曰某人貫曰這賊在此乃呼過馬首（陸刻云乃呼使近馬首）問之其人遂隨貫至其第參拜訖貫曰汝不飢否乃令取酒一盃勞之遣去後貫爲雪其罪遂復得淮南轉運使嗚呼方其爲監司時鼻息上雲漢威聲動山岳不知其來處乃如此當時出蔡氏諸閽門者往往多此輩耳子容名元廣姓張氏華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節元用自奉使回正二聖北狩僞楚僭竊時元用卽欲仰藥時煥卿沈子暘尙在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爲翻其藥曰事未可知姑少遲之元用自此常置（朱本納）藥於夾袋中曰僞命至則飮此無何僞命至元用適患病遂以病免此一大節也及□□時元用知某州一聞其事卽日致仕此二大節也丁一箭之起屠戮人至酷既經江西州縣望風奔潰時元用知宣州曰此賊死於此矣乃會士卒自解髻翦頂心髮燒灰投諸酒與士卒飮之曰吾與汝輩誓死此城士卒皆奮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復歸家矣賊射城上箭如雨元用不爲動數日元用臨城謂賊帥曰吾城中無有汝不如過吾已與三軍誓死此城矣不信請射我遂披胸使射羣賊大駭皆羅拜於城下而去此三大節也

張邦昌僭叛論者以謂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爲捄一城生靈吾鄉傅商霖（霖字據陸刻補吳朱兩本俱空一字後同）曰此使言也當時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靈邪邦昌不立

未必累一城生靈。設令累之。則二聖北狩。一城死之。適其義。復何恨哉。商霖名巖叟。

余寓秀州學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時予年二十七。而子才纔年十八。子才斬斬少年。中性復滑稽。俊發則翻倒一齋。及其莊語。儼然而坐。衣裾不動者終日。予固心喜之。一日。此處疑有脫文范文正公有言。寧可終身無爵祿。不可一日忘忠義。遂撫案咨嗟久之。余由是遂與之親厚。子容罕在齋。一日自華亭來參。告予未之熟也。時同舍言其鄉人近以捕賊改官。皆有欵羨意。獨子容愀然歎息曰。使張某他日忝一第。決不肯捕賊改官。予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親厚。

余舊與先覺在鄉中。多遊大慈塢。時經行諸寺。間觀壁間前輩題名詩句。於祖堵得惠銓覺一詩曰。谷口兩三家。平田一望賒。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濤白捲江沙。又於靜明寺塵壁中得詩兩句云。瀾深魚自躍。風煖客還來。惠覺最爲東坡米元章所禮。甚爲朴野。布衣草屨。繩棕櫚爲帶。時夜半起。槌其法嗣門。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句也。或稱無油。輒疾呼燃竹。燃竹得火。卽疾書之。詩人之得句。蓋如此。惠覺之詩。混然天成。無一毫斧鑿痕。雍容閒逸。最有唐人風氣。但七字殊未稱。蓋學力不至耳。

陳齊之謁懋實。懋實方搥其子。齊之曰。公搥令嗣何爲。懋實曰。小兒輩須與搥之。齊之曰。以某觀之。正不當搥。搥之所以敗之也。要須喻以道理爾。小兒輩自孩提時。卽當喻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恥。如是者不足恥。孩提雖無知。而吾日聒之。所

以入耳者熟。今當漸入正處。如此則著脚下便識士君子道路矣。所謂箠楚。豈可無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輔吾之道理爾。平日未嘗出一旦忽出之。被吾箠撻。其恐懼愧恥之心爲如何。若然則豈不謂之善教乎。今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箠撻之。彼胸中固無知。又日被吾箠撻者已熟。遂頑然無恥矣。若是則教之非所以收之歟。齊之此言。可爲教子法。

賈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作一隔對云。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

諸葛武侯每見龐德公。輒拜床下。龐公初不令止。子韶曰。拜床下者。已爲諸葛孔明。而受拜於床上者。其人何如哉。誠哉是言。然則諸葛孔明觀龐德公。則其人物爲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門一隱之後。遂不見蹤跡。嗚呼。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又安得使孔明不爲之屢拜乎。孔明視德公固爲晚進矣。然孔明在妙齡時。才氣如何。當下視一世。乃肯拜德公於床下。此所以爲諸葛孔明也。沒量

之人。只爲此一點摩拂不下。

德光言一僧曰。吾佛法豈有他哉。見人倒從東邊去。則爲他東邊扶起。見人倒從西邊去。則爲他西邊扶起。見渠在中間立。則爲他推一推。中間之說甚好。德光名與仁。德昭弟也。（案德光宋本作德先。）

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卽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賢（按奇賁本作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訖。柰何。曰。見程先生去。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於學者。卽受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曰。記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卻在何處。思叔遂於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也。

天經久瘧。忽夢一人眉宇甚異。對天經哦一詩云。塞北勒銘山色遠。洛中遺愛水聲長。春天蓴菜扁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遂痒殊可怪也。天經因續其詩曰。識面已驚眉宇異。聞言更覺肺肝涼。洛中塞北非吾事。蓴菜荷花興不忘。天經於文藝皆超邁絕人。後竟不第。人或以爲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謝絕之如此。然亦豈有是理乎。天經姓葉。名棣。字伯材。（朱本林。）婺州人。以舊字行。

天經曰。異時嘗在旅邸中見壁間書一句曰。一生不識君王面。某輒續其下云。靜對菱花拭淚痕。他日見其詩。使人羞死。乃王建宮詞也。其詩曰。學書蛾眉使出羣。當時人道便承恩。一生不識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唐人格律自別。至宮體詩。尤後人不可及也。

人見淵明自放於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疎懶人耳。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放下。

陽關詞。古今和者不知幾人。彥柔偶作一絕句云。客舍休悲柳色新。東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處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懟之思。一掃而盡。陽關詞至此當止矣。彥柔姓陳名剛中。英傑俊偉人也。後以江陰僉判。與子韶諸公同貶知虔州安遠縣卒。

今所謂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歌始發聲。謂之引。引者。爲之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焉。故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正所謂歌也。今之搖鼗者始以一小鼓引之。詩所謂應（引盧文弨曰。鄭作鞗。讀若懸）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於是人聲與鼓聲參焉。此之謂行可也。既參之矣。然後鼓聲大合。則此在人聲之中。若所謂歌也。歌行引搖鼗之中可見之。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始終。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今詩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今選中有樂府數十篇。或謂之行。或謂之引。或謂之吟。或謂之

謠或謂之曲名雖不同格律則一今人強分其體製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說又未嘗廣見古今樂府故便生穿鑿耳

高抑崇名閎始進士第有封字劄子以爲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爲如何是和氣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戰汗惟恐應對失詞未有反致詰於上者上爲倉卒一問亦愕然乃曰今疫癘不作蝗蝻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卽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嗟乎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能發也抑崇發之至哉斯言余觀近世能盡斯道者其程伯淳乎

張子公爲戶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鹽鈔見秦相檜秦曰且止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改鹽鈔矣子公怒乃具陳當時利害俱不聽子公怒乃勃然曰相公言大好看勢不可行今日事勢如此安得沾虛譽妨事實一旦緩急相公何處措辦遂拂衣而起見趙相公□□□□曰如何子公復陳其利害丞相乃贊之曰甚善甚善子能留心執事如此吾復何憂然子□□□□天下財賦乎曰未也丞相曰若此則子亦小失覔勘矣如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錢若干某州有錢若干復數數州子公但呀然趙相曰今所以不卽發來者發來國家便有無限財賦也固當行文字爺且只就本所使萬有一緩急某亦粗有備矣如子之請姑乃遲也勿吝見教子公乃大服曰若此豈不是宰相奏會之都不知國家虛實利害但以虛詞蓋人人心安得而服

龜山作梅花一詩寄故人云欲驅殘臘變春容工朱本先遣梅花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鬬雪好藏清豔月明

中。時故人正作監司。見此詩。遂告歸田里。朱本云。便休官。諸司造船。吏奸緣爲姦。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釘四百斤。曾善處爲某路轉運使。偶見破艦一閣灘上。乃令人拽上而焚之。人皆莫測其意。既燔。得釘二百斤。於是始知用釘之實。朝廷於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給釘二百斤。自善處始。善處。宋本俱作處善。

晏元獻爲宰相。兼樞密使。范文正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鄭公樞密副使。一時人物之盛如此。而韓范二公與元獻有舊。故薦之。而富公其聲也。元獻以嫌欲避位。而仁宗不許。夫宰相用人。正宜如此。顧人才如何耳。安問親故乎。崔祐甫一日除吏八百。親故居其半。此乃天下之公道也。後之避嫌者。雖才如元凱。以親故避不敢舉。而弄權盜棟者。又托此以市私恩。植黨與。此人君之用人所以爲難也。

董應求以漢文帝有眞才。文帝纔一寬厚長者耳。初無一毫英武氣。優游不事。若無能爲者。當是時。外有強藩悍將。內有權臣孽君。乃中外恬然。固雖有七國之強。乃高祖過制。非文帝之皋。然亦終文帝之世不敢有爲。非有眞才而何歟。彼以智術把持天下者。可同年而語哉。應求字名。朱本天民。泉州人。

應求謂予曰。使成安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果擒乎。或自有處也。觀當時之策。信乎殆矣。予曰。不然。韓信入井陘。在李左車不用之後也。使不知敵人所取予。遽頓兵四險地。非甚庸將不至此。況韓信乎。太凡用兵必先爲敵人計。然後始能伐敵人。故鄧公之軍黥布。司馬懿之軍公孫淵。皆出於此。李左車之計雖爲趙之上策。然左車未陳此計時。乃先在韓信算中矣。故左車之計雖妙。安能施於信哉。但成安君用

李左車則趙亦未易下。

禹錫問余曰。周伯仁救王導。始陽言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逮事已解。固嘗同車入見。雖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傷。卒不告。後竟遇害。伯仁亦□□。余曰。不然。此所以見古人用心處也。元帝與王導。豈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與奮起於艱難顛沛之中。今以王敦。遂相猜疑。如此。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救導。欲其盡出於元帝。不出於己。所以全君臣終始之義。伯仁之賢。正在於此。

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崇必有一宋璟。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子韶與正夫論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說設施。只賢起幾個人物在廟堂上也。須教大平。

正夫謂子韶曰。昨強幼安來說話。引援甚富。某謂之曰。若此者。六一語。若此者。溫公語。若此者。東坡語。若此者。山谷語。強幼安語卻在甚處。幼安無語。

陳明作爲西浙漕來訪（朱本訛）。正夫正夫因語次曰。昨□熱。陳亦曰。夜來大熱。正夫曰。公安知熱。陳笑曰。如君（朱本正夫）學問高明。議論英發。固某所不敢企望。至於寒暑。天下之人皆知之。乃謂某不知熱何也。正夫曰。公安知熱。如某乃知熱耳。某在閒處。無一毫事到心。故四時之變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知之。言今日寒。則信寒矣。於是益（庫本增）衣裘。言今日熱。則信熱矣。於是減絺綌。以予言今日溫今日涼。皆與陽陰之候不差毫末（朱本釐）。今左右簿書獄訟。紛然在前。而利害禍福之機（朱本心）。交戰於中。性命且不知所在。

又安得知寒暑也陳乃歎息曰此眞高論

魏公夫人嘗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辨爽悅之其婢既上壽畢忽泣下公怪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時每生朝婢子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淚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爲何人曰某人嘗爲某州通判公大驚乃讓其夫人曰此士大夫之女安得輒取爲婢夫人謝不知魏公卽令與諸女列後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韓魏公判北京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笏文知吉凶魏公語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飯召通判而術者得預焉魏公預與通判易笏令視之術者視魏公笏言某日當再召在相位必當若干年視通判笏曰某日當進秩當至某官既畢魏公令人厚謝之通判曰狂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應誅乃反厚贈之何也公曰琦先欺他

正夫曰茅菴草屋風雨一興輒欲顚仆至廣廈大屋（朱本堂）雖震風疾雷頓撼天地而安若泰山潛雛鳥雀風勁草搖則驚飛竄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懸亦猶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負以謂當今作四六未有如晦者其謝解啓一聯云谷寒難暖喜二氣之或私風引輒回悵三山之不到眞爲絕倡也惜其過貪翻爲（朱本近）蕪穢耳

先覺論文以爲退之作古子厚復古此天下高論

北牕炙輠卷下

温公爲兒時。與羣兒戲。有一兒。慢墮水甕中。羣兒驚逸。公獨不去。乃亟取石就甕擊一竅以出水。水流出。其兒乃救。公爲兒時仁術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郎。後家事大敗。索逋者如雁行立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有逃耳。顧難可挈以行。乃僞作一休書遣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於信州。汝無成心。事幸諧。即返爾。將逃乃心念曰。姜僞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事倘諧。他日還鄉。即負千緡富償二千緡。寧進受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嫗夜夢有羣羊甚富。有人欲買之。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毋得買。遂遂恍然而覺。明日。適至其舍。問是嫗。問其姓。曰姜。問其年幾。曰八。嫗人驚。遂延入其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之。乃謂姜曰。嫗有兒不幸早死。有婿憐吾老。養不嫁。留以侍我。我甚憐之。欲擇一良壻久未獲。觀子貌非終窶薄者。願欲以乃奉箕帚。可乎。姜辭以自有妻。不可。嫗請之堅。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從之。其妻一日出攜槃。願有白兔。逐不可得。欲返。兔回止又逐之。又止。如是者屢。遂逐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在。乃得一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其夫。姜視之曰。此殆銀鑛也。治之果得銀。姜遂攜其銀往尋其故人。竟無得。而返。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之穴。非銀坑乎。遂與其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後竟以坑冶致大富。姜於是攜其妻與嫗復歸平江。迎其故妻以歸。召昔所凡負錢者。皆倍利償之。此亦

怪矣。余思其後妻憐其姑之老。義不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有倍償所負之誓。亦足以見其人矣。因緣會合。夫婦相際。天其以是報善人乎。

子範謂余曰。劉信叔守合肥。厥功高矣。然此一事。亦有天幸者。余曰。如何。子範曰。聞其始與金人戰。金人布陣西北。是日東南風大急。塵沙擊面。金人大敗。他日戰。金人據上風。刃未接。風急反。塵沙甚焉。金人又大敗。若是非天幸者乎。余曰。自金人犯順。內外將士無一人爲國家捐軀幹出死力。一逆虜人之前驅者。望風奔潰。相襲爲常。惟劉信叔守廬州。甲兵脆薄。糧草單寡。當時將士闃然欲散。信叔乃折箭爲誓。勸徇忠義。諭以禍福。然後三軍之士。皆爲奮激。左右支吾。卒能以孤壘折咆哮百萬之衆而奪之氣。然則返風之異。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動天地乎。安得遽以爲天幸也。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窖千餘緡。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訟。二人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幾何時曰。久矣。自建宅時。即藏此錢在地矣。汝借宅幾何時。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錢。盡以錢文類之。明道既驗其錢文。乃謂客曰。此主人錢也。客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尚敢言。汝借宅纔三年。吾遍視其錢文。皆久遠年號。無近歲一錢。何謂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醫蕭入其家。言吾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實吾子。異時乞汝於汝父。今吾老矣。汝從吾歸。其子不服。遂致訟。其醫具致其乞子於于氏詞。明道曰。汝有何據。曰有據。曰何據。曰。某尚記一藥方簿記其歲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紙墨甚古。其後書云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

本縣于二翁。明道留其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曰。汝父壽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醫所書歲月合。乃謂醫曰。汝詐也。醫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月與其子之年齒信合矣。此特得其歲月耳。然汝有一缺漏處。乃不覺。醫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歲月考于氏之年。時于氏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其醫語塞。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無母。乃有一壻。將死。屬其壻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撫之。他日吾子長。當使家資中分之。乃出手札付其壻。及子長。不肯如父約。其壻乃以手札訴於縣。明道乃密謂其子曰。汝父智人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壻有半資之望。故汝保全得至今。雖如是。某人亦賢也。不然。方汝幼時。豈不能□（按奇晉本作殺）汝取全資邪。今豈當較其半也。其子大悟。遂中分之。

明道在邑中。視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訴。至有不持牒□造庭口述者。邑中事無晨夕。得以聞。嘗夜半有殺人者。明道驚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當是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皆大驚。以問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嘗行諸鄉。遍閱諸鄉人。惟此人有悖戾氣。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嘗有監司問明道借兩夫。取桑白皮。曰。本司非乏人。顧開桑白皮出土者殺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若（朱本公）至誠格物。所使皆忠厚可委。所以奉浼耳。

富鄭公知鄆州。有士人出入一妓家。久。其後與妓競。乃擿其面碎之。涅以墨。遂敗其貌。其妓號泣訴於府。公大怒。立追士人至。即下之獄。數日當決遣之。其士人素有才名。府幕皆更進言於鄭公曰。此人實高

才有聲河朔間今破除之深爲可惜公曰惟其高才所以當破除也吾亦知其人非久於布衣者當未得志其賊害乃如此以如此人而使其大得志是虎生翼者也今不除之後必爲民害竟決之

沈文通未知杭州時有士人任康放卽作薄媚及狐貍者也粗有才然輕薄無行常與一娼閧亦墨其面及文通知杭州聞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燕堂湖樓札往來乘騎者至樓前皆步過惟康放不下馬乃縛置鞭面過文通怒立遣人擒之至則康放也顧掾吏案皐卽判曰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媚與康放曰此去三千里且作風塵一布衣遂於樓下決之此可爲輕薄子戒

家兄門生有洪生章無他舍但性頗孝喜爲狹邪遊一日宿妓館因感寒疾以歸苦兩股痛其醫案其股曰甲請將良拿深夜閱書學中乏炭薪故爲凍損耳若章謂令言某聞老母此語時直覺足下無容身處甲心警曰自此不復遊妓館矣後余察之信然此亦可謂善改過矣

家兄門生有湯良器八品甚高詩文字畫皆肅然事繼母至孝家兄既捐館於江西殯於洲時良器已登第爲江西運司屬官遭憂長年久不與家兄相聞問及舍姪演往扶護備於一客次見之良器聞家兄捐館沛然流涕乃竭力佐舍姪經辦扶護事良器實貧甚乃盡取妻子首飾授舍姪家兄旅櫬得以萬里護歸者良器之力居十七八予與良器款不久然心知其賢者其後果與子才善又大夸李伯紀所前席其人固可知今又觀於家兄盡力如此益信其爲賢也故家兄之賢弟子惟孫力道陸虞仲湯良器幸先覺陳德昭他亦余不能盡知在諸公間惟先覺不第而卒而德昭猶在場屋良器名□不幸早

世、遂終於江西運屬云。

家兄門生有施大任、嘗知秀州嘉興縣。始視事。訟牒逾千指。大任皆不問。獨摘其無理者。得七八山（按奇晉本作十）皆科皁。是日決撻至暮。其不盡者。明日又名之。自後妄告狀者。往往皆屏跡。

德昭有親王子思。知海鹽縣。視事之初。其訟牒亦如大任時。子思不問。獨摘一無理者。對衆痛杖之。杖訖。子思往人宅堂去。乃令一吏傳教云。知縣已飯。諸訟者飯罷。指揮其無理者。遂用錢抛取訟牒去。子思飯罷出。已失其半矣。由是言之。爲政不可無。

正夫曰。人言漢高祖能用張子房。高祖安能用子房哉。實子房用高祖耳。然觀高祖一村漢。頗識道理。能聽人言語。遂將騙使之。見其時來。因爲成就之耳。

正夫曰。人言陶靖節隱。靖節何嘗隱。正是出耳。

正夫謂子才曰。□□人雲間。妙矣。然猶未若懷禪師云。雁過長空。影留寒水。（案元云雁過長空影說寒似誤今改正）則水（案元誤天今改正）無留雁之心。雁無遺蹤之意。

正夫曰。譬之射者。左亦見是的。右亦見是的。前亦是的。後亦是的。射者左射右射。面射背射。不論如何。只是要中的。如何是的。曰仁。

正夫曰。宰相須識體。若不識體。如何做得。他王介甫爲宰相。每與百官爭一事者。親書細字至數十劄子猶不已。此豈是宰相體。

正夫曰。天下有幾等人。譬如以物自地纍至天土。（按奇晉本作上。）不如（按奇晉本作知。）有幾層也。自家須要在第一層上立地坐地始得。

正夫嘗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於胸中。浩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卽道花。遇竹卽說竹。更無一毫作爲。故子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萬卷。鬱含蓄遇事時一揮。（朱本麾。）百怪森動目。淵明澹無事。空洞撫便腹。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直（朱本豈。）似謾發。其藏此但隨所矚。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發於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色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云。或謂惠勝仲曰。孔子在陳蔡之間。弦歌不絕。或幾於遣。勝仲曰。胡爲其然也。弦歌自是日用。乃不變常耳。安得謂之遣也。子韶甚喜勝仲之言。以告正夫。正夫曰。固也。然聖人旣當厄。亦當輟其日用事。以圖所以出厄之道。至圖之不可。乃安之如平日耳。不然。水火旣逼。兵革交至。乃安坐不顧。是愚耳。何得爲聖哉。故孔子所以雖弦歌不輟。終微服而過宋也。

正夫說萬物皆備於我。所謂狼如羊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備之。

正夫謂子才曰。子路未可量。如子路拱而立。三嗅而作。當是子路有省處。

東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列妓女。奏絲竹之聲。聒兩耳。至有終席（朱本宴。）不交一談者。其人往返。更謂待己

之厚也。值有佳客至。則屏去妓樂。盃酒之間。惟終日談笑耳。

舊傳陳無已端硯詩云。人言寒士莫作事。神奪鬼偷天破碎。神言奪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工也。今本乃作鬼奪客偷。殊玉石矣。此當言鬼神。不可言客也。

余聞王補之性至鈍。每課百字至五百遍。始能成誦。然精苦不已。積久忽自通達。王補之之名。聞於四海。故知學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乎。性之利鈍不問。朱本計也。子思子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是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毛澤民跋西湖靈芝寺可觀房紫竹一絕頗佳。云堦前紫玉似人長。可怪龍孫久未躩。第放煙稍出簷去。此君初不畏風霜。

有一相識。妙於醫。沈元用謂今之和扁。而論者勿之過。年來頗覺聲消。以予思之。良以好賄重財故也。子容曰。醫之好賄重財。已非其道。況一好賄。則有命於其間矣。病者之差不差。則係其命之厚薄。近此人之多失。豈非坐是乎。

天經嘗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此夫子所以賢顏子也。今人亦云簞瓢陋巷。我能安之。豈不可笑也。夫顏子負命世朱本王佐之才。使小出所長。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可肯朱本苟進。乃安於陋巷。此所以賢也。今之人無材無德。本是窮餓之人。乃亦曰我能安貧。汝不安貧。欲將何爲。蓋

廟堂之上。本是顏子著身之地。今乃陋巷。非顏子之地矣。然乃能安之。此所以爲顏子也。閭閻溝壑。是汝著身之地。今在閭閻溝壑中。適其所爾。又何言安焉。天經之說。然（朱本極然）今無志氣人。往往皆以此自安。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貧賤豈君子之樂哉。然而不去者。以我無貧賤之道故也。既有貧賤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爲去貧賤之道。豈不以學不講歟。豈不以行不脩歟。豈不以不才無能歟。此所以貧賤也。既以此得貧賤在我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講學。日夜脩身。日夜進其所不能。三者既盡。求其窮我者已不得矣。然後貴賤貧富舉付之於無足道爾。今乃惰慢荒逸。一無所爲。而曰安貧。（朱本云我能安貧）是安於不才無狀耳。豈得謂之安貧哉。又曰。貧者士之常。且只問他如何是士。

子韶嘗夜夢陳子尚。夢中憶其已死。乃問曰。公尚留滯幽冥。子尚曰。公既不厭於生。我亦何厭於死。此語殊有理。

陳履常以監司非其人。沽其酒食於廳角。余既書之矣。（案此事前未見當是缺佚）續以語茂實。茂實大以爲過當。曰。譬如陽虎餽孔子豚。孔子不應棄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論。一時未有以答茂實。且方與他客語。遂罷。已而思之。陽虎之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以施氏食我以禮。因知孔子食於他或不飽也。推孔子不飽之意。則陽貨之豚。安知其食也。孟子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余深疑此事。君子於辭受之際。受則受。卻則卻。豈有受之而曰心卻。余因此論。知孟子之言所謂心

卻之者。受之而不用也。古人有如此者□□□。朱本云。古人如此者多。倘實受享其利而曰心卻。是妄語爾。陽虎之豚。正心卻之物也。

魏公應爲徽州司理。有二人約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往。甲至雞鳴。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雞鳴尚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呼甲家。乙不至。遂至曉。遍尋蹤跡於一竹叢中獲一尸。卽乙也。隨身有輕齎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甲訴於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其夫耳。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開。獄遂具。

游巙帥雄殿院子也。知眞定日。期廷新得燕山其倉廩北人皆席捲而去。燕山大饑。朝廷命府州縣輸糧。調牛車。所在鼎沸。惟巙寂然無所爲。吏人懼更進言之曰。姑去諸朱本隣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辜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辦。今尙未蒙處分。柰何諸縣且行矣。巙曰。候諸縣行。乃白。已而諸縣皆行。巙乃曰。朱本偏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巙曰。不然。吾所以不敢汝糧。調汝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巙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齎輕資往糴之。民皆惘然。遂斂出金銀。一一爲區處訖。臨行。又謂其人曰。有餘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坌集。米價頓落焉。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兌。久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果皆乘車以歸。朱本云。皆乘而歸。後其事聞於朝。朱本云。達朝廷。遂擢巙爲河北運副。巙朱本使○案巙作議。

鄧光祖知嚴州某縣時，當紹興中國家方創都錢塘，所拋降材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鼎沸，而光祖殊不經意，乃徐集諸里正名置之，即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紙，令各具其界中凡寺凡廟凡馹凡官道有木與所降色樣合者，供不得脫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視之，皆合，遂令里正伐之，官特與糧，不須臾，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數，他郡縣皆望青斬伐，所殘人塚墓及民家要害處甚衆，而吏復夤緣求乞於其間，所在騷然，惟光祖絲毫無侵於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過諸縣二者，頗相類，故併及之。

有落解者，作啓事痛詆試官，時丁葆光爲試官，復其啓曰：俯知有司之不明，仰見君子之所養，又云：當俾志氣塞乎天地之間，無使精神見於肝膈之上，又曰：韜匱而藏，何妨於待價之玉；踴躍自試，眞所謂不祥之金。

鄭毅夫以國子監第五人發舉，意不平，爲謝主司啓事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此猶可也，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置頑石而在上。

子韶言，舊閭里有人以賣餅爲生，以吹笛爲樂，僅得一飽，資即歸臥於家，取笛吹之，其嘹然之聲，動鄰保，如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謂可委以財也，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良苦，何不易他業，其人曰：我賣餅甚樂，何爲易他業，富人曰：賣餅善矣，然囊不餘一金（朱本錢），不幸有疾患難，汝將何所賴（朱本云汝時何賴），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一千緡，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苦，又有餘濟之資，與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堅諭之，乃許諾，及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

算之聲爾其人大悔之急收其錢送富人還之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故

劉若虛言京師有富人欲得一行頭難其人有人薦一人往富人卻之其人謂其所薦者曰某何以得卻幸試問之薦者問富人富人曰我觀其人不能忍飢此不足掌財薦者告其人其人曰某誠不能忍餓只能忍飽富人聞之遂召其人用之果滿意

子韶言某在史館方知作史之法無他在屢趣其文耳

俞與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京師呼糞苛爲勃荷也）其家嘗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於史史乃以尊酒飲（朱本勞）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京師被圍史縋城出時城外悉爲煨燼四顧人馬復寂然史茫茫行野中憂恐甚俄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趨之則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爲至此此去咫尺卽大兵不可前幸當留此所以慰藉史者甚厚史乃問君爲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卽賣勃荷者也異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按奇晉本作至）此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城外皆灰滅汝獨能存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得保全至今然行卽遁耳且謂史曰此人今當至官人當伏牀下語未畢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出問曰汝何爲與此人善曰家本旅店此人曩時作河北商往來京師十餘年常館於吾家吾家待之甚厚此人常德某故今始知此人非商也乃金人間爾後數日所謂千人長者遂衞其家出圍史因其人得免案金人敗盟錄言金人本小國一旦崛起今據其間者乃往來京師十餘年耳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崛起者

非一日朱本旦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於死恩之施人其報效乃如此

法言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以信身雖天下不爲也叔祖曰身所以行道也道之詘信係吾身也豈有身詘而道信者乎南子禮所當見也陽虎禮所當敬也二者皆禮也非詘也孰謂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乎

楊永功之喪余在焉有弔客至或先哭而後拈香或先拈香而後哭二者孰是余謂先哭而後拈香是蓋其人始死往見其柩則哀情已生是時何暇爲禮便當哭爾哭畢乃拈香跪奠始與之爲禮且令孝子出見賓先與之哭乎當先致其慰勞之辭乎是先必與之哭爾生死之情一也故商人先拜而後稽顙周人先稽顙而後拜孔子曰吾從周楊永功陸本作楊承功

六義之說新義以風雅頌即詩之四始伊川謂一詩中自有六義或有不能全具者如新義之說則風雅頌安得與賦比興同處於六義之列乎蓋一詩之中自具六義然非深知詩者不能識之夫賦比興者詩也風雅頌者所以爲詩者也有賦比興而無風雅頌則詩者非詩矣取之於人則四體者賦比興也精神血脈者風雅頌也有人之四體使無精神血脈以妙於其間則塊然棄物凡作詩者孰不有賦比興然不能善其事亦塊然棄物而已矣夫惟善其事者便其精神血脈奕然於制作間於是有風雅頌焉風者何詩之含蓄者也雅者何詩之合於俗者也頌者何詩之善形容者也此三者非妙於文辭者莫能之三百篇皆制作之極致而聖人之所刪定者也故三物皆具於三物中而風尤妙蓋風有含蓄

意此詩之微者也詩之妙用盡於此矣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非詩之尤妙者乎此所以居六義之首也歐陽公論今之詩曰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知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此近於六義之頌也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此近於六義之風也

子尚說君子饗晦人宴息以謂饗晦人宴衆人皆同之而未嘗息惟君子然後能息言心之休息也

叔祖善歌詩每在學至休沐日輒置酒三行率諸生歌詩於堂上閒居獨處杖策步履未嘗不歌詩信乎深於詩者也傳曰興於詩興者感發人善心之謂六經皆義理何爲詩獨能感發人善意而今之讀詩者能感發人善意乎蓋古之所謂詩非今之所謂詩古之所謂詩者詩之神也今之所謂詩者詩之形也何者詩者聲音之道也古者有詩必有聲詩譬若今之樂府然未有有其詩而無其聲者也三百篇皆有歌聲所以振蕩血脈流通情神其功用盡在歌詩中今已亡矣所存者特章句耳則是詩之所謂神者已去獨其形在耐感動人善心不亦難乎然聲之猶可髣髴余觀詩非他經比其文詞葩藻情致婉轉所謂神者固寓焉玩味反覆則千載之上餘音遺韻猶若在耳以此發之聲音宜自有抑揚之理余叔祖善歌詩其旨當不出此龜山教人學詩謂必先歌詠之歌詠之餘自當有會意處不然分析章句推考蟲魚而強以意求之未有能得詩者也

蘇仲虎說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繫此辭殊可怪也曰隼者禽也誰道獸來射之者人也誰道鬼來如此安用釋爲三復其言乃知聖人有微旨蓋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釋之曰隼者禽也

而射之者人也今詞中本無已參之孔子乃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惟射隼者弓矢而詞中乃不見弓矢是所謂藏器於身也聖人之旨豈不微哉

仁宗嘗與宮人博纔出錢千既輸卻即提其半走宮人皆笑曰官家太窮相輸又惜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者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地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爲渠渠便冷落矣嗚呼此眞千載盛德之君也

仁宗一日視朝色不豫大臣進曰今日天顏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進言宮掖事以謂陛下當保養聖躬上笑曰寧有此夜來偶失飢耳大臣皆驚曰何謂也上曰夜來微餘偶思食燒羊既無之乃不復食由此失飢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於祖宗法中無夜供燒羊例朕一啓其端後世子孫或踵之爲故事不知夜當殺幾羊矣故不欲也嗚呼仁矣哉思一燒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虞子孫之多殺故寧廢食嗚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閒深仁厚澤橫被四海也

家兄門生有孫力道在鄉校與一同舍舒子進相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困有孀婦挾二孤纍然從子進既不能爲之資年滸老嫁無售者力道深憐之每曰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無何力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美丰姿貴官顯宦爭欲妻之者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語舒氏婚及舒氏歸已白髮滿頭

矣力道與之懽如平生嗚呼世稱劉廷式之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豈減廷式哉力道蚤年以貧不娶乃獨以教學養孤遺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宗錢塘人終於江山縣丞

家兄門生有陸虞仲崇寧初同家兄赴省試明日省榜出是夜舉子無睡者惟虞仲酣寢如平日黎明報虞仲過同舍皆譟以入曰虞仲公過矣虞仲方覺乃徐問曰彥發過否同舍曰偶遺虞仲曰彥發不過吾事未可知矣復酣寢如初人皆服其度量自登第後愈篤學其在仕路以風節著後以監察御史召未及供職而卒虞仲名韶之卽子正之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學多夜苦睡思乃以紙翦圓餅大如錢置水中每睡思至卽取圓餅貼兩太陽則渙然而醒其苦如此治詩善講說其講說多自設問答以辭氣抑揚其中故能感發人意故子韶謂家兄講說有古法如公羊穀梁之文然江浙閒治詩者多出家兄門前後登第者數十人而家兄反不第豈非命邪曩久困太學嘗有啓事一聯云池塘綠徧又是春風河漢夜明忽驚秋月當時大學同舍者皆誦此語後推恩爲某州會昌縣主簿卒家兄諱國光字彥發

禍福報應之理淺言之則不驗深言之則近怪故儒者之於禍福可以默會難以言談也古今論禍福者多矣惟子韶立論以爲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上其氣正其氣正故禍福之應亦正也唐虞三代之下聖人不作故其氣亂其氣亂故禍福之應亦亂也然其閒不能無小差者堯之聖而丹朱失天下舜之

聖而商均失天下。其善報爲何如。瞽瞍之不仁而舜興。鯀之不仁而禹興。其惡報爲何如。以大槩言之。則子韶之論似也。然如向之所論。則禍福之報。莫切於父子。又親當堯舜之身。故不能無疑。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本不差毫釐。柰何不達理者。指夫顏天跖壽之事。便疑其不驗也。善哉。老氏之言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倘因此言推而達之。則禍福之理。庶乎能默會矣。

子韶省榜中有春秋試官。一門生亦與試。其試官盡授以平生所作春秋。又云。場中當出某題某題。宜熟記之。有人微知其情。具以告陳阜卿。蓋阜卿宗卿皆春秋也。曰。春秋額最窄。此不可不爲計。阜卿曰。有命。他日考試舉擇明日當奏名。是夜有一試官。忽鼷鼠鬬不可睡。聽之。鼠鬬落卷籠中。其試官起驅之。則寂然無有。再睡。其鬬如初。審聽之。果落卷籠中也。又起驅之。復寂然。如是者三。其試官乃心動曰。豈是中有卷子乎。燃燭盡取落卷閱之。果得一書卷大佳。試官曰。事已定。雖得此何爲。姑留之。明日。試官方會茶。俄而下座有一小試官起白知舉曰。春秋止當取二人。取三人已侵他經分數矣。今止取若干人。於書額太虧矣。乞行處分。遂袖中出一狀稱說云云。知舉曰。業已定。柰何。其試官曰。固知無及矣。然今日論列之。萬一有譴罰。庶幾免臯爾。衆試官曰。去一春秋易耳。顧何所得書卷乎。其夜來試官遂陳鬬鼠之事。皆大驚。因出書卷觀之。衆皆稱善。遂出一春秋。正其門生也。其春秋試官猶爭不已。衆人不可。竟見黜。而阜卿宗卿皆過。豈不謂有天理乎。阜卿名文茂。常州人。

子韶榜中有許叔微。嘗夢有人告之曰。汝無及第分。叔微夢中遂懇其人。以何道使某可第。其人曰。分止

爾奈何。叔微曰。行陰德可否。其人頷首而去。叔微自此遂學醫。頗有得。無何。其鄉中大疫。叔微遂極力拯療之。往往獲全活者頗多。一夕復夢其人唱四句云。呼盧殿上。請何是主。王陳閒隔。呼六爲五。及是榜。子韶既魁。王郊第四人。陳祖吉（朱本吉祖。第五人。叔微第六人。叔微又係該恩人陞一名。遂得第五人恩例。所謂王陳閒隔。呼六爲五。其親切如此。呼盧者。傳臚之謂也。

關子開。頗有前輩風。嘗爲鄉校直學。令開圖書匠開一圖書匠。姓蔣。年七十餘。子開時年亦五十餘。蔣既開圖書至。索價若干。子開售以若干。不可。又售以若干。復不可。子開素負氣。乃擲圖書於地曰。老畜生乃爾愛錢。乃叱曰。去。安用爾印爲。蔣色不動。乃俯拾其圖書。徐內懷中曰。直學無怒。老夫雖賤。然嘗與先長官往來。子開聞之悚然。乃拱手至胸曰。唯唯。又曰。長官嘗有一帖。老夫尚藏之。明日取呈。明日其人來。子開冠履如見大賓者。禮畢。蔣遂出其父帖。亦止令開圖書。其後乃署名曰。澥上蔣處士。子開既知父執。乃謝罪曰。某不知。昨日遂失禮於長者。蔣退。乃竟送出門而去。蔣布衫草履。傲睨王公。而子開實世家。又盛怒如此。一聞先人之語。即悚然改容。遂與其人爲禮如此。□□□□第氣可喜。子開名演。有詩名江浙間。

進道說。張安道年德俱高。士大夫多往拜之。公初不令止。有孫延嗣爲隣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某已受君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乃撫之如子姪。然前輩受拜。各自不同。呂原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荊公温公始答拜。至與其人通寒温。敍父兄交契訖。再拜。始不答。如此

則受半禮矣。吾鄉關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拜之。元章曰。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禮不同如此。然以予意觀之。荊公温公最得中制。

進道嘗酒酣書乘流則行。遇坎則止。攻苦食淡。吾素懷也。或人厚我。使紅裙傳觴。盤列珍羞。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己。當此之時。但付之一笑。陶靖節所謂觴來爲之盡。既去無吝情。其此之謂。庭先見此語。乃指乘流則行遇坎則止謂余曰。要須古人下語。至進道之言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己。此語便不然。又曰。必如此乎。進道此一段語最宛轉。庭先意直。須隨波逐流。方明自在。姑存於此。使後人觀之。果庭先語然乎。進道語然乎。案庭先朱本俱作庭光。誤。

進道雜書云。上士雖不讀書亦佳。下士雖讀天下書亦不佳。惟在我輩。正當讀書耳。進道此語殊有味。然雖上士安可不讀書。進道第一等人。乃自處於必讀書。蓋可知矣。

余隣人歲畜一犬。每滿一歲。則賣之屠者至。捕犬。犬跳梁號叫。雖屠不敢近。其主人者往焉。其犬正窘急。聞見主人至。乃搖尾帖耳。作咿嗢聲。至以其身揩摩其主人。以爲護己有所恃也。俄而擒之以付屠者。使人不欲視。余誚鄰人曰。汝無賣犬。犬可憐如是。況平日有吠盜之功乎。犬直幾何。吾當歲授汝直。隣人感余言。亦不賣犬。

張九何鎮蜀。凡官於蜀者。既不得以子屬行。及到官。例置婢。惟九何不置。官屬遂無敢置婢者。九何聞之。遂買兩婢。官屬乃敢畜之。九何將去任。呼婢母囑之曰。當善嫁此女。且厚贈遣之。猶處子也。

杜祁公乞身得請。旋於洛中置一宅居之。時歐公爲留守。祁公入宅。卽攜具往賀。歐公見其門巷隘陋語公曰。此豈相公所居者。當別尋一第稍寬者遷之。公曰。某今日忝備國家宰相。居此屋。謂之小固宜。然異日齋郎承務居之。大是過當。竟不許。

曹武惠平江南。詣閤門稱曹彬勾當江南公事回。而杜祁公罷相歸鄉里。書謁次前鄉貢進士前輩所以處功名富貴。如斯而已。

溫公每至夜。輒焚香告天地曰。司馬光今日不作欺心事。夫君子行己。固求合於道。既合於道。何必天地知之。而天地亦豈不知。溫公何必若此哉。溫公之爲此。蓋自警之術也。

劉器之問道於溫公。溫公曰。從不妄語入。自謂平生不妄語。此事不學而能。及細看之。始知人豈得不妄語。如與人通書問。敍閒闊。必曰思仰。推此以往。皆妄語也。

趙清獻公既致政歸。其清脩益至。每浣中衣。不敢懸之空室曰。恐穢觸神靈。乃挂於床。使陰乾。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

清獻公平時類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對賓客。殽核皆豐。

吳十朋家買鰻一斤。得二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急纏其臂。解去。乃斷之。復急纏其臂。至斷盡。其尾方定。又異日學中烹鱓。湯正騰沸。乃以鱓投之。鱓皆跳躍湯中。有一鱓飛至屋梁。乃復墮而死。嗚呼。可怪也已。故鰻鱓不可不戒。貪生怕死同於人也。

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性嗜鼈日羹數鼈一日其庖者炮鼈以爲熟也揭釜蓋有一大鼈仰伏於蓋頂乃復入於釜中須臾揭之其鼈又仰伏焉庖人憐之其廚適臨河乃縱諸河養其餘鼈以進主翁爲其少以爲盜之也鞭之兩髀皆流血庖人痛甚臥竈下既覺頓覺痛止視兩髀則青泥封其創訝之俄而見鼈自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實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食鼈其後遂捨其廬爲寺即今黃家寺是也

有孚維心亨說者曰君子身雖處險而其心常亨予竊以爲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謂必如是乃亨耳維心亨□又坎豈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必求所以出坎之道乃但維心亨乎彖曰坎險也行險而不失其正乃以剛中此亦釋有孚之辭夫剛中之德行險而不失其正則君子處險之道盡矣然則維心亨乃言出險之道也亨者出險之謂以爲君子欲出險乎維有此心耳除吾心術能出險之道聖人既陳所以出險之道又指人以出險之路其釋坎之辭始兩盡矣他日子正過論易曰近思有孚維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閒晝臥乃聞隔屋兩腳夫當渡江其一夫曰錢塘江甚險汝託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起曰此有孚維心亨也余曰余此說舊矣子正名景端熙仲姪

子正謂余曰孟子論浩然之氣曰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伊川則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甫則以至大至剛爲句其下曰以直養而無害以伊川爲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於直字全（朱本）無功用以介甫爲句直字方有力余深喜其說以爲子正於學問知求

日用處矣然有大不然者浩然之氣安能無一直字無一直字則不成浩然之氣矣何者直正是氣浩然正是養無一直居其中剛必至粗暴大則成荒唐又安能配義與道乎

陳齊之謂余曰子貢爲知見作故孔子特告之以汝與回也孰愈蓋欲其自□□□中入子貢不領反入知見中走故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復曉之曰吾與回皆爲知見作不爲知見所困者惟顏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齊之名長方本福寧人今居平江

高抑崇說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謂脩其天爵而人爵來從其不來棄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也若欲其來則與脩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所謂從者非此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茲四人迪哲於商不言成湯於周不言周武朱本武王說者紛然子才曰無逸一篇皆謂享國長久所以不言湯武耳然後衆說皆破文字有如此分明而不見者亦可怪也

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爲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使言之可足卻只如此也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歎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都了他不得故獨爲之舞蹈耳庭先朱本誤庭光

滕元發始至殿前已取作第三人以犯諫見黜後復至殿前仍居第三時鄭獬殿頭楊繪第二人或問元發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負今止得第三何其次也元發曰只爲鄭的獬楊的繪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賀之皆交賀其三元之盛沂公正色曰曾當時應下讀書意本不爲此二字又在太

學時至貧冬月止單衣無背心（朱本背心上有綿字）寒甚則二兄弟乃以背相抵晝夜讀書人或遺之以衣服皆不受蓋是時已氣蓋天下矣安得不亨達

劉德初白蒙亨劉觀皆太學名士太學魁往往三人皆專之一日嘗在場中會卷子德初先出之犯諱二人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諱二人亦不言最後觀出之復犯諱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自喜以謂二人犯諱魁將誰歸及見黜始知皆犯諱此何容心

有一青陽衍治周禮赴上舍試其鄰座有人過午猶閣筆衍素不識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下筆何也其人曰今日偶困此題猶未有處柰何衍即與卷子令體之其人得衍文會其意須臾立就榜出衍魁其人本經第二人皆中其二人文至今載榮遇集中

一人言鄉中有士人至□在場中雖骨肉至親扣之卒不告一辭而其人實高才平生詩文混之東坡集中人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猶困場屋陳阜卿兄弟□□□□居常卷子令所知恣觀然兄弟皆早第由是言之在彼不在此也

章子平監賦云運啓元聖天臨兆民監行事以爲戒納斯時於至純上覽卷子讀運啓元聖乃動容歎息曰此謂太祖讀天臨兆民歎息曰此謂太宗讀監行事以爲戒歎息曰此謂先帝至讀納斯時於至純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當遂魁天下此賦雖不切題然規模甚偉自應作狀元然當時破此四句亦豈有此意偶作如此看由是知世間得失往往皆類此耳（案納斯時於至純朱本斯時俱作斯民）

庭先見予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侍立七十餘日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先以爲七十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具眼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容易（庭先朱本庭光）

嘗有數相識閒會話有一相識言舊有人於常買家以錢三十得一子石（子石卽石卵也）漫用壓紙有人見其石欲得之遽酬錢數千其人見其著價高心疑之未與後遂增至二十緡其人見其著價愈高其心益疑以爲寶也遂不與然持此石屢年無他異人亦無顧者但見所知則摩挲其石曰此嘗有人酬二萬錢矣如是又屢年其親知謂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雖有疇昔之價然卒無他異爲公計不如一剖之恐其中或有異就如其價不過失二十緡而平生之疑以決豈不快哉其人然其說遂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泚然清流也人皆異其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石將何爲時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異時有人亦畜一石初不以爲異胡人見之驚歎不已遂願得其石遽酬萬緡其人亦以酧價高猶豫不與其胡人守其石而不去後遂增價至十萬緡乃與之人問胡人此石何異也胡人遂取盆水以石置水中使人諦視之乃有一（朱本）馬現石中有飛動之狀人問曰此石固異矣然何用也胡人曰此名龍駒石以水浸之飲馬輒生龍駒此無價寶也由是言之則其人之欲得子石意者亦若有此類用耳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皆成花所謂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然纖形似之也趺萼檀蕊皆成眞花或時爲梅或時爲菊或時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輩皆交出之以水沃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以定其色目也萬氏歲必一宴客觀水盆花人亦攜酒就觀焉政

和□□下既奏祥瑞．徽宗亦喜玩好物．故天下異寶咸輻輳．頗皆得爵賞．萬氏以爲吾之盆．天下至異．使吾盆徃當出□□□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進之．及盆入．乃遂不復成花矣．幾獲罪．嗚呼．人之爵賞．豈容濫取也．萬氏水盆．聞於江浙久矣．挹水浸之．即成花．頃刻無差．一冒爵賞．遂失其技．豈偶然哉．世之無義無命貪冒爵賞者．觀萬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花之白者類多香．其紅者殊乏香．今花以香名於世者．白花居十七．紅居三．惟荷花瑞香之種．而瑞香亦幾瑣碎小紅耳．不惟名於世者．雜落田野閒雜花之香者．不可勝數．大率皆白色．而紅色者無一二也．固知戴其角者闕其齒．傅以翼者兩其足．此理在天地閒無物不然也．

本草云．椒合口者殺人．桑白皮出土者殺人．魚無目者與鱗逆者殺人．如此十餘種．魚無目與鱗逆者．固未之見也．今人烹炮．豈皆能去椒之合口者．店家桑白皮．安能保其無出土者．然亦未嘗見殺人．他物亦爾．是果古人不足信歟．余竊觀本草之論藥．如左氏之論禍福．凡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皆以爲得禍．本草言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皆以爲能殺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未必遽得禍．而左氏斷之以必得禍．蓋有得禍之理也．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未必遽殺人．而本草斷之以殺人．蓋有殺人之理也．既有得禍殺人之理．則安得不愼．今人食物．偶或不死者．蓋其五臟和平．血氣強盛．幸有以勝之耳．不幸而是中失調．血脈方亂．則又以一物投之．禍莫測也．

右北牕炙輠錄二卷．爲姑蘇吳岫藏本．後有祝允明跋語．似出依托．姑置不錄．然其本較秀水朱氏

潛采堂傳鈔者特爲完善。如下卷關子開令蔣處士開圖書。及與弟子東拜米元章二事。朱本全缺。其他脫誤尤多。朱本近刊於奇晉齋叢書。可覆而按也。彦執鹽官人。名德操。字持正。咸淳臨安志（第六十七卷）有傳。而祝跋云。諱國賢。錢塘人。或別有據歟。浙東全謝山先生極推重此書。録其題識於竹垞跋後。俾讀者益知所景仰云。

嘉慶己未七月既望。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附錄

北牕炙輠二卷宋施彥執編予得之海鹽陳璚少典所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從予借鈔其書稍稍流傳於世按彥執諱德操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閒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郎曄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姓氏者矣進道名述堯張孝祥榜進士有簫臺公餘詞一卷予所藏有之歲在柔兆執徐秋七月竹垞朱彝尊書

持正先生顛末略見於竹垞檢討之跋然未足以發是書之蘊也是書卮言□語若出自不經意所爲乃其於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足資參攷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如周正夫者謝上蔡之弟子其人姓氏僅一見於橫浦之集而是書載其言甚富皆能發明正學陳長方者王信伯之弟子所附見於信伯語錄亦無多而是書所引堪相疏證陸子證者尹和靖之弟子林艾軒之師其學別傳於紅泉雙井之閒百年以後尚有薪火乃宋史於艾軒傳中但載其字而失其名求之和靖之集又無有徵是書則吳下源流將安所溯乎他如樊侍御光遠乃龜山弟子施庭先者亦信伯弟子皆於此稍得其緒論予續修宋儒學案是書引用獨多因歎持正若不以病廢其所造不止此也持

正與橫浦爲心交。顧橫浦墮入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鄱全祖望謝山題。

嘉慶五年重九日。桐川顧修棻匪氏錄。

輠、車脂角也。齊以淳于髡爲炙輠。謂其言長而有味。如炙輠器雖久而其膏不盡也。今彥執此書。晦五百年而復顯。殆亦膏之沃者其行遠也。張子韶有寄彥執書曰。季文來備詳動止。且聞處靜有味。所得益高。發於言辭粹然可錄。或卽指此書耶。又子韶嘗稱其咏柳春風兩岸客來往。紅日一川鷺去留之句。梅谷陸烜識。（据奇晉齋叢書本補）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北牕炙輠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施彥執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綸）

版權所有 一七三二上